劉氏鴻書

第六十八卷

文史部三

雜著 短

卷六十八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文史部三

雜著短

轎人馬也鋤人牛也舟人魚也草木子

宮殿高侈謂之土木之妖珠璣錦繡謂之服飾之妖洛中牡丹維揚芍藥謂之花妖婦人美色能文翰謂之人妖類纂

物多換骨如人之齒龍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之皮蝦

蠏之殼皆終身一換惟鹿則每歲一換龍象至六十年骨全而後換也鈞玄錄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饐行有蹷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文中奇語也木寓龍木寓馬是也漢書注

帝堯不授於子而授於舜大舜不傳於子而傳於禹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者不能子兆民成一家者不能家六合聖人之用心也如是正元之

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蘄兮禾黍之蝿蝿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

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尚書大傳史記作箕子末句云不與我好兮

堯不問洪水而明峻德舜不問鳳凰而去四凶峻德不明無洪水不免於亂四凶不去有鳳凰何益於治張九成

武王既克殷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作銅盤銘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保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程頤

四皓避秦退入藍田採芝而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遲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因共入商雒

隱地蘂藏深入終南山漢高士召之不屈史記

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恤民之艱覩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呂溫地誌圖序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文章蹊徑遠矣哉楊升菴文集

後魏崔浩女儀獻襪銀陽升於下日永於天長履景福至於億年書言故事

潘良考三江亭記大江橫其前羣山拱其外島嶼出沒

雲煙有無浪船風帆來自天際〇朱新仲韶州大湧泉記自有天地便有此泉振高僧之錫而躡騷人之屐多矣若據石臨清舉白盡醉則自我輩始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文勒二十八字昇刻于陽虛石室李斯止識八字曰上天垂命皇辟迭王〇商鼎銘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秪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其咎也 詞海遺珠

漢進士曹禋字禮夫洛陽人卒於長安妻周氏爲誌其墓於鳳凰山下其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

哀復何言其生也休其死也休又何爲哉其母何憂彤管遺編

漢武帝時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障鳳羽長生扇帝迎入帳中共坐吞飲之後預戒宮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故後世有撒帳之遺謝子戊辰抄

紹興申岳飛烏石寺題云岳飛奉旨趨闕復如江右假宿靈嵓遊上方覽江山之勝志期爲國掃平黠虜恢復輿圖迎二聖沙漠之旌輔聖主無疆之祚因結緣佛寺以紀歲月云名山記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沙錮玉以璞珊瑚之葉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領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窮則福天地讐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德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坷齊魯矣

河圖授羲而八卦生洛書畀姒而九疇著文之萌蘖於此矣自伏羲而至於堯煥乎其有文章由唐虞以迄於周郁乎其爲文文之敷榮於此矣三代而下惟兩漢之文最爲近古文之近厚於此矣魏晉以來日就淪靡文之蠹弊於此矣迨於有唐大曆正元之間倡之以韓和

之以柳起八代之衰而爲一王之法文之爾雅肇於此矣知歷代之文章然後可與論文章之體矣

虹蜺或能益酒雷霆或能書字草能指佞虫能書葉硫黃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水可以煮鐵爲銅置陽遂於日中而火出陳方諸於月中而水生銅山崩而洪鐘自鳴神劍藏而龍光不掩金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逢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珀可以拾芥雉羽可以候雨鵲尾可以占風運日知徃猩猩知來人食斷腸草而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饑人食砒霜而死龍食之而肥人物異性有如此者客退紀聞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横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而不瞬化生者眼無竅而有光草木可揷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芙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有雌無雄龜鼈是也有雄無雌蜂蠆是也龜雖有鼻而息以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龍雖能飛而無翼鵞鴨有翼而不能飛陽鳥之飛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臥起自前足牛之臥起自後足豕鹿直行蜘蛛曲行郭索横行現踵却行率然兩頭行尺蠖屈伸行木皆中實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廣藤

竹則中實沉香木至輕也而以水浸之則沉中冷泉亦水也而錫器盛之洩昆吾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蕭山火至涼也而可以供爨物生之不齊類如此 小史集雅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韓子

宗炳答何承天難釋白黑論云顏夭冉疾由醢子族賜滅其蹟匡陳之苦不可勝言 弘明集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吊

之又惟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讀鵩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史記

李白以午睡為攤飯東坡以晨飲為澆書 韻論

晉陽之灶生蛙范萊蕪之釜生魚隋煬造舟之夫久立
於水腰以下咸生蛆李晟靖難之軍久暴於外而鎧甲
生蟣虱 小史集雅

魏確侍郎知廣州子城一角忽頹一古磚有四大字云
委於鬼工是魏字公感其事大築新之罷還未幾儂寇
廣州外城一擊而圮獨子城堅民賴以生賊平以公有
前知之備加諫議大夫再知五羊公以築城之功自論

久不報作感愴詩內云螭頭賜對恩雖厚雉堞論功事已空文潞公採詩呈加龍圖閣學士尹應天府 古今詩話

社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常與等輩城南遊覽至一寺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修何業傍人以敏捷誇之顧而哂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鄭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同席諸人皆不能對甚減懽笑有妓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言語毋乃德色然學士一時清

貴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承雍亦常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諸人躍起喜不自勝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韓退之三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狀元袞者以此知科名難恃也而况不足以驚黃面頭陀紅顏女子乎讀書鏡

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爲學科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今國家有業莊列之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則深而懸科也未正伏望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

科選視明經同不報文獻通考

肅宗時劉曉上疏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盡心草木之間極筆烟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熊攺齋漫錄記問亦博矣第一卷書佛法乃引列子商太宰答問之語曰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謂佛並原天

地之始又列禦寇之書與莊子皆宗老氏凡言列子者非舊文前賢固言之矣老氏之徒所云西方謂西王母之類故周穆王西遊非佛之西方也佛法未入中國周柱下史豈肯為傅會非聖之書反誣先哲耶今佛之書見在觀其入山修道蘆茅穿射降魔驅鬼屬意空寂有所謂不端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與堯舜民無能名乎借使其法果與天地並原則人類滅已久矣只此一事便見所學又言秦益公生日蜀人李善詩云無窮身有無窮樂第一人為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為過有旨禁之仍著為令　雲麓漫抄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彤管遺編

黔婁先生魯人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先生以不斜之故能

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授之以政以爲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婦冊管遺編

楚襄王好女色宋玉爲賦以諷曰或謂玉爲人身體容

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臣身體容冶受
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臣嘗出行僕饑馬疲正值
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
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於蘭房之室止臣其中中
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
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
排臣戶爲臣炊雕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
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爲臣歌曰歲將暮兮
日已寒中心亂兮忽多言臣復援琴鼓之爲秋竹積雪
之曲主人之女又爲臣歌曰内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

兮君之旁君旦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時亦何能巳古文苑

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僵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酒唾吾漿食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壙既啓於是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刋在塜壁政甚惡之乃遠沙丘而循別路見一羣小兒輂沙爲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太平御覽

桓帝之世更相濫舉人爲之謠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

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堯山堂

武侯曰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嶮屼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髮鬢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後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黃陵廟記

初平閒荀越勸劉表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表從之襄陽有冠蓋亭在冠蓋山下靈帝末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黃門二侍郎三尚書六刺史二千長史表以其豪盛乃卽其山道口刊石銘之曰峨峨南岳烈烈黎明寔繁俊人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爲龍光聲比鶴鳴 堯山堂外紀

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宋人石刻一本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

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懽合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敘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以供好事者之目　丹鉛總錄

王子敬善書朝廷欲令書太極殿榜堅辭不書韋仲將書淩雲閣畢鬚髮盡白戒子孫勿習此技唐閻立本奉詔畫鸂鶒伏地吮毫意甚愧之歸亦以戒子孫戴安道

對使剖琴不爲王門伶人陸鴻漸爲李季卿烹茶羞愧遂著毀茶論宋孫知微以畫得名焉知節知成都欲見之不可得伺其與壽寧院僧畫壁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巳擲筆而下不復終畫數者皆非末藝而猶有後悔若此然終是古人事今人則覥然以爲榮不復悔矣文海披沙

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共春雲等潤庾信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旂一色隋長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子安賦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記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

塵並落駱賓王序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又颭金將露玉俱清柳黛與荷緗漸歇又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陳子昂文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又新交與舊識俱歡林壑共烟霞對賞李商隱文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此等句法襲用不一而子安落霞二語獨擅才名當由抽毫立就故耳文海披沙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爲作錢神論也余觀類文同時綦毋氏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氏之論略曰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庚辛分土

諸國皆有長沙越嶲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尹世大儒茲也貪人見如病得醫饑享大牢未足爲飴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其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楊升菴集

永平中鍾離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等甕

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冊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水經註

隋開皇初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有國家者曷嘗不以詩書爲教孔子制禮刪詩修春秋弘易道及秦皇馭寓下焚書之令此書之一厄也漢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及王莽末並從焚燼此書之二厄也光武下車求文雅肅宗親臨講席和帝

數辛書林及孝獻移都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此書之三厄也魏文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荀勗因魏內經更著新簿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書之四厄也劉裕平姚收圖籍四千卷僭偽之盛莫過二秦齊梁之間經史彌盛王儉撰七志孝緒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蕭繹有江陵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周師入郢悉焚之所收書十纔有一二此書之五厄也牛弘傳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吾勸汝爲惡則惡不可爲勸汝爲

善則我不爲惡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政見今日此兩人語正同又趙姬女臨嫁出門勅之曰慎勿爲善女曰當爲惡耶曰善且勿爲況惡乎此語意又別前語悲凉後語玄著

文海披沙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古

樂苑

曹因字鄙夫世爲番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隣耆舊無不太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有奪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縣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人爲夫所作○古文品外

慕容德入齊嘗因饗宴乘高遠矚顧尚書魯邃曰齊魯

固多君子當昔接愼巴生淳於鄒田之徒蔭修詹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 居東集

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標杵文山效之作黑賦曰孫臏啣枚之際半夜失踪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座中一客賦青曰帝於之望巫陽遠山

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白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衞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文山評月白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著跡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高赤城霞起而建標杜甫咏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稍有風韻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落英霜清彭澤信勝舊矣升菴改黑賦云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鬓似鴉翎敖客談

劉禹錫初見泰華以爲此外無奇及見荆山以爲此外無秀繼游池州九華山然後悼前言之容易噫使禹錫

及見羅浮奚特九華山比哉昔嘗一閱羅浮山記乃郡椽郭之美採撫圖傳纂次編集其說謂是山通句曲之洞接茅山之勝浮雲濤於會稽分靈島於蓬萊始疑其誕謾而未之信及元豐初承乏之郡事遂獲親至而目擊覩夫星壇天成石鑑圓潔湖韞氷玉竹産籠葱奏清音於樂地耀寶光於丹竈而文禽異卉交錯如錦繡瑤臺霞谷愈覧愈新誠可謂此外無奇羣峯壁立數百里石樓倚漢鐵橋横空勢凴天倪影浸溟渤蒼翠蓊鬱出雲爲霖誠可謂此外無秀 名山記

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

尤傳如道大不容行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嗟所未聞吾將安歛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長公外紀

陳敏修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經覽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御試唱名問云卿便是陳修復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有幾子曰臣年七十三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施年甫三十資奩甚厚時人戲爲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

楊用修才情蓋世所著有洞天玄記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流膾人口而頗不爲當家所許蓋楊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也摘句如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别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傲霜鏡中紫髯任光陰眼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靑天皆佳語堯山堂外紀

明徐渭以高才特置吳總憲幕府時總憲爲節制兵符偶獲白鹿表獻世廟時操筆紛紛無可當選者渭表出而總憲首可之竟以喜動御顔嘆動一時大略謂臣按屬

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恭惟皇上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遙呈海嶠奇毛灑雪島中纓浪增輝妙體摶冰天上瑤星應瑞是盖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之間況時値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啣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徐文長集

郭正域老子像贊曰本自洪濛來又向關門至道德五千言本來無一字盤古耶廣成耶赤精耶綠圖耶藏史耶柱下史耶古先生耶鼻骨雙柱耳陋三門足蹈三五

手把十文日月角用懸如烟如雲指出天地根萬古人不老道是天之寬茲茲歸大造來何來自苦竹去何去過𡋯谷呼我牛駕青犢牛何之之天竺吾不知其何去何來爲有爲無聖人有言其猶龍乎黄鞠草

劉氏鴻書卷六十八終

第六十九卷

文史部四

雜著 長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文史部四

雜著　長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於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謝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

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
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
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
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
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
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
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
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
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
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

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右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

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身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周書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於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

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嗚呼古之聖賢所以實其天下國家而公之蓋如此漢婁敬見高帝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時留侯亦言之漢遂都關中漢之取天下與周異漢不能效周德固然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

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蕭何為相國買田宅必居窮僻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何之意敖之意也周公大聖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自敖已不能法周公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尚何及焉雖然此敖之所以為敖也蕭何亦不智矣哉世固有擅錮陵藏金穴據壟斷以自利者厚取於人身死而財遷吾知斯人之不為也灼艾集

齊既拘臧文仲與兵襲魯文仲潛遺魯公書隱其辭曰

歛小器投諸台呂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慎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曾公及大夫莫能知召母問之母泣下曰吾子拘而木治矣歛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萌納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慎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繫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於是以臧母之言軍境上齊乃還文仲不伐魯居東集

賈誼弔屈原賦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

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銛吁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誶曰已矣國兮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螘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

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螻蟻 賈子

蜀郡王子淵以事羈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守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卽决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

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
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
有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箒裁盂鑿井浚
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
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床振頭垂釣刈芻結
葦臘纑沃不酪住䣹醭織履作麤黏雀張鳥結網捕魚
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魚鴈鶩百餘驅
逐鴟烏持梢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餧食
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
棷種爪作瓠別茄披葱焚槎發口壟集破封日中早䒥

雞鳴起春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
水作餔滌杯整桉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
炰鼈烹茶盡具餔已蓋藏關門塞竇餧猪縱犬勿與鄰
里爭鬬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
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
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為府掾求用錢推紡
惡敗櫰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
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
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姧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
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

癡愚持斧入山斷槧裁轅若殘當作俎機木屐及彘盤
焚薪作炭石礨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
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坡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
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
柘桑三丈一樹八赤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
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
椅盾曳釺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
莞織蓆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
私斂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
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

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古文苑

山東布衣臣孔璋表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姦

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坐贓醜敗厥行且斯人所能者拯孤窮救之賙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輪轅無取徒獸視禽息雖生何爲況賢爲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

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臏門縫掖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逮臣之死今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使臣得明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得劇孟以為寇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唯陛下數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

未可也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爲知巳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文選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妬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

諭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廻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三千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

之能解因發蒼頭齎至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玅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如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盛見傳寫是近代閨怨之宗旨屬文之士咸龜鑑焉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制此記聊示將來也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冊金輪皇帝

大唐新語

毗陵處士魏君不球氣真而志放居毗陵凡二紀閉門窮學是乎里民不得以師之非乎里民不得以訾之用

之不難進利之被人也捨之不難退辱非及巳也噫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不能造於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菰脆而易挽不過乘短艓載一甔酒加以飲具由五瀉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日休嘗聞道於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買釣船一修二丈闊三尺施蓬以蔽烟雨謂之五瀉舟天台杖一色黯而力遒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一高不二寸其仞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怪形拳踢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鸎魚殼樽一澀峯齾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皆寄

於不琢行以賁雲水之興止以益琴籍之玩眞古人之雅貺也因思乘葦之義不過於詞遂以五篇目之曰五貺皮日休

契勘僞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氛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卽天時旣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

必機密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倘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顛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犬以吠堯嘗獺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揆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噬

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岳飛移僞齊檄

宋石介怪說曰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髠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

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
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
庶人祭於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
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契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
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
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一日蝕一星縮一
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

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子之道絶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毁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爲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將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怪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愈可怪也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

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

已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為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

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刑鏤聖人之經碎破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經濟類編

宋靖康欽宗卒於金高景山初以訃聞任元受時爲下僚率中原縉紳爲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其一略曰時巡萬里羣心久阻於望霓歲閱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驛從君以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媿趙

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摧殞何窮義不戴天叩九闕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干龍象之馭恭願神遊超越睿識圓明大覺垂慈三靈協祐護持正法隆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萬乘墨縗將禦除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帝之寃自憐踈遜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憑妙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証三乘趣超十地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本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　程史

宋徽宗崩於五國城洪皓方流遞冷山聞之北面泣血

撰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容齋三筆云先忠宣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餽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謾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吐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縶惟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此疏疑即史所謂撰文以祭者時朱少章弁亦羈雲中有奉送徽宗大行文畧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絶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

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氷天後正使王倫持此文歸獻高宗讀之感涕長水日抄

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權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邇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然不足常起滅絶之意天

發殺機神鬼號哭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却兵之法臣豈肯執途拱奉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陛下選股肱之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戲倘若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番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爲上罷戰爲强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剪勝野闘

有民家敝集中得僞漢上梁文其詞曰伏以乾坤遶漢

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德立國家柱石之基於
以濟世安民於以建邦啓土地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
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睿智富有四海作之君作之
師天錫九疇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已立賢無方北伐
東征專不邇聲色之美文韜武畧厲宵衣旰食之勤儼
九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應天順民
萬福攸同一人有慶胥成周之卜洛如豐沛之寓都展
三輔之皇圖覽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於峭壁小孤
屹砥柱於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滔天塹前朱雀後玄
武煒煒京華工人掄材梓人獻巧電布星羅之合度暈

飛跂翼之奏功黃道紫宸峙中天之華閟金釘朱戸啓南面之明堂虹舉雙梁雷陳六偉伏願閶闔開宮殿巍巍玉几之端嚴山河壯帝居翼翼金城之鞏固永保安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衣冠講唐虞服賅皆社稷廬山高幾千仞綱紀四方天子壽億萬年本支百世

瀟湘勝野

瀟水出道州湘水出全州至永州而合流焉自湖而南皆二水所經至湘陰始與沅資水會又至洞庭與巴江之水合故湖之南皆可以瀟湘名之若湖之北則漢沔湯湯不得謂之瀟湘瀟湘之景可得聞乎洞庭南來清以碧疊嶂綿衍千里際以天宇之虛碧雜以煙霞之吞

吐風帆沙鳥出沒往來水竹雲林映帶左右朝昏之氣不同四時之候不一此瀟湘之大觀若夫依山爲郭列肆爲居魚鰕之會菱芡之都來者於於往者徐徐林端淸氣若有若無翠含山色紅射朝暉餘不盈乎一掬散則滿乎太虛此山市之晴嵐也晴嵐漾波落霞照水有葉其舟捷於飛羽幸濟洪濤將以寧處家人候門覯笑容與此遠浦之歸帆也翼翼其廬瀕崖以居泛泛其艇依荷與蒲有魚可鱠有酒可需收綸捲網其樂何如西山之暉在我桑榆此漁村之夕照也暝入松門陰生逕宇杖錫之僧將歸林莽蒲牢一聲猿驚鶴舉幽谷雲藏

東山月吐此煙寺之晩鍾也苦竹叢翳鷓鴣哀鳴江雲
黯黯江水冥冥翻河倒海若注若傾舞泣珠之淵客悲
鼓瑟之湘靈孤舟老叟寐也無成擁簑獨坐百感塡膺
此瀟湘之夜雨也霜淸水落蘆葦蒼蒼群鳥肅肅有列
其行或飮或啄或鳴或翔匪上林之不美懼繒繳之是
將雲飛水宿聊以隨陽此平沙之落鴈也君山南來浩
浩滄溟飄風之不起層浪之不生夜氣旣淸靜露斯零
素娥浴水光盪金精倒電裳之淸影來廣樂之天聲纖
雲不翳上下虛明此洞庭之秋月也歲晏江空風嚴水
結馮夷剪水亂灑飄屑浩歌者誰一蓬載月獨酌寒潭

以寄清絶此江天之暮雪也凡此八景各極其致皆瀟湘之所有也名山記

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際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荅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

其喜洋洋者矣 岳陽樓記

四月十五日朕偕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日尭領禪伯往靈谷觀向日所見塔影朕至誠默禱曰願祝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吉祥如意若果鑑朕誠心則示塔影一已而塔影隨見朕又默祝願天下太平五穀豐登家給人足民不夭閼物無疵癘若果遂朕心更示塔影一已而復見塔影二一時之間三塔畢見其色始若黃金在鑛含輝未露俄若鑪冶之金精光煜燁少焉如泥金布練毫芒紛敷若注若流綺緫彩糯黝堊丹碧粲然呈露至暮有五色圓光光中見二佛像及如來大

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巳而復見寶公像拱立於前內官僧官具以來聞朕未之信至十六日復與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往塔影之所朕又默祝曰明日朕初度之辰吉慶福祥則塔影更見巳而又見塔影二一聚於壁一映於地與前塔影連而為七其色若黃或青流丹炫紫紺緅間施錦繡錯綜若琉璃映徹水晶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硨磲文彩晃耀若淵澄而珠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鼎若空青出穴若鳳羽之陸離若龍章之焱灼若霓旌孔蓋之飄搖金支翠旗之掩抶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瑤草之斕斑若陽燧之

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麗也雨霽而虹
光吐也巖空而電影掣也閃爍蕩漾動光溢目雖極丹
青之巧莫能圖其萬一雖極言語形容莫能狀其萬一
至於鈴索振搖寶輪層叠甍甍之鱗鱗闌檻之縱橫玲
瓏疎透一一可數人之行走舞蹈咸見於光中其所服
之色各隨而見若鳥雀銜過樹動花飛悉皆可見而天
花雨虛悠揚交舞十七日花徧下其大者如盃小者如
錢東西兩廡又見塔影十光輝照燭皆如前之勝妙十
八日朕復往觀塔影光彩大勝於前有雲彩五色輪囷
煥衍郁郁蘊蘊非霧非煙低翔裵回葱蘢塔影之上有

舒乍斂往而復續變化萬狀不可殫述塔心復見塔影一而已青篁綠樹之影紛然畢呈塔殿上所製七生九異香芬馥充達遠近至暮留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在寺觀之十九日早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來報塔影第一層見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三見羅漢像六環立左右第二層見紅色觀音像一左右見菩薩像四侍立拱手捧香花供養有圓光五色覆於塔上寶蓋垂蔭瓔珞葳蕤凡物只有一影今一塔而見多影要非常理所可推測此皆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道超無等德高無比具足萬行闡揚通實釋迦牟尼

佛再見於世以化導羣品是以攝受功至顯諸靈應不可思議朕心欣喜難以名言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必能言塔影之詳然所言亦必不能盡其妙也就令盡工圖來一觀蓋萬分得其一二爾茲特遣書相報吉祥如意如來其亮之 孫子參同

盧柟濬人也爲人跅弛不問治生產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得罪濬令某乃著幽鞠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鞠曰盧柟既用事逮繫濬獄與幽囚伍脅潰迷惑目無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乎聖人脩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

定所天顧柵徵眇離茲憲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
自廣其辭曰帝顓頊之嬋媛兮皇波汪乎姬姜僊海岱
蜿蜒於北陬兮靈宗嘉牒於范陽遥雲雷之靈霽兮睽
蹀吹跎南服淑浚土作甘美兮躡康侯之芳躅皇傑梧薑
道以廸惠兮毋氏靜約而告育曰余夢文杏霹靂於霄
漢兮芙蓉靡而尚粹濩焱焰儵而進兮應龍鬐鬐而下
耻偵蚴虬以訥㷊兮頷仡攫而速惝億錯楷以羣號兮
朋騷騷而決肯倏恍悦以嗔虛兮覺懷妊而因甚謇余
浮於衛滸兮幼好姱而岌嶷岌青雲之偉冠兮挾長劍
之陸離朝晞余髮於崑崙兮暮濯足於咸池擥招搖以

爲袪兮履彗星以爲綦余長喟其歷之未瑰兮勔俯余之非芳裁薜荔以爲衣兮裹芙蓉之翠裳集菌茝以爲藉兮糅杜蘅以爲粻揭旌於蘭臯兮稅駕乎芳之塘余迅滅鞿以高㥅兮汨鐵翮而頗隕謂曾參之殺人兮談市虎而成悁蒼蠅習習其貝錦兮魚目敫明月之璀璨嫫母愬以姱嫚兮擯西施之頹娩而自眴蝮虺侁侁於几筵兮戈鋋森森以剸余目既陒余之庳麃兮文䕶之以鈇拳低曼䀹彼犴狴兮桀血斷而封矚窅閴怒以蹲踞兮覗將蹷跜而矯鶻檻椮蝠以黝軋兮棟倔蠖而廲翳縲纚纚於伏棧以苦余兮仍反接而窘臂耳嘈嘈若

有閒兮何迆迴而怫愲目烱烱以或見兮佇鏗勿而復
贖神軼氛曶曶以溷濩兮精憧憧而往來覺塊然滯此
一方兮心愢愢而增哀颿鼠淫喔以齧余髮兮魑魅合
睇而䞍䞞僄㗊㗊相喃以對泣兮御糾糾而呵護般逮
余兮紛㞗緊鵩鳥之巢蚊睫兮焉能戢此軀也枕雕虎
以燕憇兮又誰知不我虞也悲時暑之遄邁兮曜靈忽
其西藏微霜淪而下降兮恐瑤草之不芳高馳志乎雲
中兮棄精氣而相羊王喬衙衙而弗顧兮赤松告余又
荒塘行偶偶日獨暮兮安放乎不死之鄉橫衝波而微舟
尋兮天吳搖首而振怒歷太山之坎坷兮魍魎鼓聆以

當路猨狖蹇以在柙兮雖輕捷其焉去鳳凰之罹尉羅

兮縛蔆蔆之華羽抱鬱軫以顧處兮呼蒼天以爲直戒

五嶽與嚮服兮裨河海使聽砅咎繇遠以不聞兮玄武

違而莫恤何羣神之豐豐兮靈炳燿而罔恤夫余既不

能蟬蛻於茲蕪穢兮眇乘風而長鶩心結思於大荒兮

魂煢煢而上度瀲青雲之霏霏兮飄風回而霽霧載玉

女於後乘兮飭豐隆以先路羲和儼以驂乘兮望舒翥

而儆御征輕輬之閬闠兮八鸞鏘鏘以迴步承雲霓之

氛靄兮靈旂繽紛蟉虬乎翠羽挹朝霞以爲飧兮吸沆

瀣之精英漱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帝庭素女涕泣

以淋浪兮間絙瑟而咿嚶虙妃欷歔以結軫兮潛咨語
而沉情余凌軒虛而佚蕩兮將擘結乎三光撰余轡而
馳騁兮問元化於勾芒採三秀兮眺瀛洲之微茫弭余
節兮聊解珮乎扶桑睇南州以凌厲兮嘉桂樹之叢叢
召風伯以驅燠兮謁炎帝於清宮何蒼梧之翳霨兮重
華穆以揚靈湘宻鱗而覞瀼兮二妃胡爲而弗從決白
門以西望兮覿蓐收於金樞氣澔澔以莽曠兮薄晻暡
而誰須觴王母之儇姝兮挾瑤池之芳都指玉勝以爲
約兮歌白雲以相愉兮既嫭余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
輅齊玉轂之磤磤兮指寒門而並騖軼鍾山之幽黮兮

令照之以燭龍召玄武爲備禦兮勾辰翼乎紫宮託鷟
鳥爲之先後兮問太乙之條垣靈剡剡以黝約兮鳳凰
承旂而飛軒雷師轟轟儘以震盪兮列缺閃爍而施鞭
護屭屓以甚矜閱咤嗯而俾還辛攙澌反此舊都兮潔
筵篿從卜乎巫咸曰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變化互渝
兮斡流遷徙形氣轉薄兮或浮而沉造化沕穆兮禍福
無門聿性命之難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以雰盪兮又
安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爲廬舍總山川於
毛髮兮騎日月以爲馬夫有虞之潛歷畋兮當曆數之
在躬夏后胼胝而陟大寶兮季有光於黃能震龍發而

夏櫝兮顧駕禍於周庭白魚躍以膺大命兮劉氏顯而
有功奚伍羊以自鬻兮由余振於西戎尚鼓刀於海濱
兮仲父射鉤而桓榮仲連談笑以却龐兮胥重繭而存
楚條相后而餓死兮贊搖筆以光輔墨不黔以衛道兮
孔轍旋而微伍光狷介以自湛兮夷顑頷而振古夫道
固無涯涘兮行焉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冥漠兮斯真人
之攸居從委命而棄流兮遊寥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
兮觀泰初之茫茫余託蜉蝣與遊兮曾日月之徉徜忽
歸魄於玄壤兮又何足傷勉脩余之俶服兮珮芳澤之
幽蘭紉揭車之落英兮襞茳蘺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

袚兮爛的皪而芊眠組綺縞而飄颺兮下結之以雙璠余姬美而自鑑兮何媒妁之可攀夫君昡而弗御兮亦余心之嫄嬛系曰天地緼綸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徬徨輾轉懷憂祇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可量緘悲歸來卜巫陽勵志肥遯含大章獲我所思樂無疆放招文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剽迫構父自剄死燒其廬子錢家咸負貸不償構固已壁立矣令亦更悔念魚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構萃有所讐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濬爲大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携構賦游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

乎冤哉盧生也及柟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
千古哀湘而弔賈乎陸光祖吳人有心計俄謁選得濬
令至則首爲更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盧柟旣出獄家
益貧乃爲九騷謝陸令而謝榛先生方留滯鄴柟走謁
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
是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柟柟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
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儵
忽而爲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旣酒酔故態畢發罵其坐
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柟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槖中所餘
金幾何趣付酒家也媍囁嚅咎柟不顧曰天生盧柟爲

女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伾山中勒邑
令具筆札受桝所著集若干卷桝故亦慕稱世貞嘗爲
文托謝榛先生致之不遠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爲布
衣歡三日酒語慷慨悵相見晚也序其賦畧曰跡盧桝
所遘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其古詩歌行讀而
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
愛悱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
旁引廣喩其要歸卒澤於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
自東京而下茂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柰何取
其所論著而姑韵之以爲賦若玆乎哉卽盧生所就幽

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夭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先耕而室哉耕既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為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每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蠛蠓集

吳人唐寅有逸才為文艷治駢麗與郡人文林善林自大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以示刺史新蔡曹鳳鳳曰此龍門燃尾魚也不久當化去矣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馬

梁儲視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邪歸以語程詹事
敏政曰吾固聞寅江南奇士也從儲請其文寅乃奏幾
萬言遂大被賞異深以梁知已也會其當行請敏政文
以送之適敏政被命都諸上計者而都穆嫉寅潛譖之
謂有寄請於是用給事者論罷斥寅爲緣貪由此廢嘗
與文徵明書曰竊嘗聞之綦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
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爲之隳堞荆軻議於朝而壯
士爲之徵則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
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
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群於鳥獸

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亡其罪絫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李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皿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羈不問生產何無何有付之談笑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為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賞門下一卒而惲世之不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乘鄉曲之

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斯時也薦紳交游舉首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横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交口而稱墻高基下遂為禍的側目在傍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蘩桑貝錦百疋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於天子震赫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洟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績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鬣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為不齒之士仍颺拳張臂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甑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當

衡者哀憐其窮黜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蘧除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於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迫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裂不可伸屨决不可納僮僕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獰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甂甌破缺衣縷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擬桑椹秋有橡實餘者不追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飡蓋不謀其夕也吁欷嗟哉如此而不自引决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

能抗强執銳擲吳荆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為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貲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隱括舊聞總統百氏敘述十經翺翔藴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托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為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

吾舌存否也僕素佚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托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地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游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騮奮矣吾卿豈憂戀殘豆哧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兒柔弱不任門戶傍無叔伯衣食空絶必爲流莩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

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惟吾卿察之

王廷陳字稚欽楚人也少為文頃刻就多奇氣然好狎遊黏竿風鳶諸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母箠朴之輒呼曰大人柰何虐海內名士邪為翰林庶吉士時有詩名意無可一世者以言事出補裕州知州益驕甚於是監司銜稚欽為文致逮下獄削秩歸家居愈益自放達人多望而避去焉其繫獄時為神雞文甚奇其辭曰予獄既久請於神曰蓋聞之洞舛者靈也贊貞者天也故哲領不折妖體必離亂魄既虩敢秉每迷故刺聖之刃必

斷毒賢之鴆必覆掩正之剛必裂墮良之阱必夷是神職也子之獄也奚罪待命移時倦肢憒志恍兮忽兮聆神之難一難曰醜士懟姸修夫短佹東家之宴西鄰怨詛是故握珍懷珠而賚尨礫彼有跛鼈稱之駃騠鄰姬之瞽而曰是則明眸汝也蒙垢在伊讓其不滌彼髮不括若巳蓬首是瞽鄰姬明跛鼈而擲尨礫也汝奚無罪予曰天之畀予厥鑑湛湛乃緇其素詭中以容則子豈敢予不知罪二難曰據崇者卑附操首者尾隨宅腴者瘠依言勢忌失也虎豹違山見威於犬悍夫不戒或儒襲焉鸞折其翼而鳶啄腹汝乃捐華背要而昔心不移

夫舍陵趨蹙詬撫者也去重卽輕昂擲者也服冕不則命裂者也子失勢矣固昔憎所乘而往怨所便也汝奚無罪予曰勢若龍蛇誰與執之且棄恥若疾掩耳冒訔貪主人之利而悍進若劓子未能也子不知罪三難曰虎搏鄰牛揉弧弗射非已利也虞人布羅獲禽丘若見者弗禁有在野也佽胹可飽忍割朋肉𤵜弗切膚也故攘鄰之膏以赴盜火庇已而已子則𡨄勢者之賄奪肥乎大嚼之口而飼之人貽國人以富而甘以其身賈戾夫存鄰牛而射虎逢虎之怒惡禽𪓟而毁虞羅遭虞之疾是眩者爲也汝奚無罪予曰梟搏維雛其母奮翅知

不能庇愛弗巳也夫聞啼助勦良所弗忍于不知罪四難曰衆直頌行不勝卑倿十堯崇治一㮚潰之黠夫伸舌惠口是屈故堅幹不伐决漲不過鑠焰不撲族骨不解奔颶不障虞反傷也而子務勁者之權而房士之庇汝奚無罪于曰吾寧吾步之蹶誠不能使勁者之肉房也且覆惡以求立也德强以避抑也曷可說矣予不知罪五難曰不拔之道存乎托也衆植共援以備攻也王居之烏弋人弗射皇閑之兎獵子不逐集藂之蠅忍而弗擲苦木之條引手莫牽蒖莢生陛勿剪勿踐其附然也故陽和删凍虫仁壤無槁品潤國無燥類附之及也子

庯托而子援矣汝奚無罪予曰予聞之徤夫終日立不倚不僵衆恃而不休非夫也子不知罪六難曰世有尊官莫知其名手握雷電奔轟閃耀旭昊倏忽殊態改視傴僂而趨償以最考唯唯將事是爲豐績罄折之腰壽其文組如醴之輔頤祿是永故勁項者辱剛膝者斥殺面者黜符中者完旣泄之孔忤臆者扇不薪之焰是天下之至感也汝乃規守矩𧺆恭不踰憲不省已倨咎人之僭茲構之由也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嘆息茫然汗洽駭然股慄厥罪自知無復以對神不復難